

名师讲义

劉蕙孫

《周易》讲义



劉蕙孫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《周易》
藏书章

讲义

(原名《周易曲成》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蕙孙《周易讲义》/刘蕙孙著. —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7. 4

(名师讲义)

ISBN 978-7-80696-413-2

I. 刘... II. 刘... III. 周易—研究 IV. 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1660 号

刘蕙孙《周易讲义》

刘蕙孙/著

出版人/刘文君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e.net>

E-mail: tjgj@tjabe.net

唐山市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25 字数 340000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978-7-80696-413-2

定 价: 28.50 元

名师讲义



《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》

《闻一多诗经讲义》

《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》

《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讲义》

《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》

《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》

《施廷镛中国货币沿革讲义》

《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》

《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（宋元部分）》

《黄节诗学诗律讲义》

《吕思勉中国文化史

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》

《蒋兆和人物画讲义》

《傅斯年“战国子家”与〈史记〉讲义》

《金景芳先秦思想史讲义》

●《刘蕙孙〈周易〉讲义》

责任编辑：张 玮

装帧设计：宗 强

封面题字：韩嘉祥

劉蕙孫 (1909—1996)

历任私立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副教授、辅仁大学史学系讲师、燕京大学国学系讲师、之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。

遍涉考古、金石、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文化学、中外关系史、经济学。尤在先秦史、金文考古、古文字学、《周易》及“太古学派”的研究等方面造诣极深，著作宏富。



劉蕙孫

H

《名师讲义》丛书

序

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《名师讲义》丛书。从书名看，意思很清楚。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很赞成。

这些位名师，都是 20 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，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。如闻一多、朱自清等位先生，都是一代人师；再如游国恩、雷海宗、周祖谟等位先生，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。他们虽都



已去世多年，但薪尽火传，其衣被学人，早非一代。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，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，不甚被人注意保存，极有流失之虞。据我看，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。

今天常常听到“抢救文化遗产”之类的呼声。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，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？我认为，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，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，嘉惠学林，是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
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，十分高兴。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，只写此短序，聊当前军旗鼓云耳。

李汉林



引言

《周易曲成》系先君子贞观先生（讳大绅，字季纓，习用季英）未竟残稿，恭敬续成。

贞观先生治《易》垂五十年，先后成《贞观学易》四卷、《易象童观》二卷、《论象》一套、《闲谈》一卷、《四目研几》一卷等五种。《姑妄言之》最后写出，并自为之序曰：

自辛卯（1951）之秋，迁来湖上，穷居索处，形类行尸。而衰病之增，日进无已。自念数十年辛勤所学，将随此身以同没，未免可惜。因就笔所能达者，力疾日写少许。自壬辰之夏，迨至癸巳之夏，一年之久，始成一帙。复自检视，则不能达诣者，比比也。病目衰人，其力已竭，不能再改。或是或非，或存或亡，付之于天，不省计矣。

又“发端”曰：

学易五十年，谓全无所得，欺人也。谓真有所得，亦欺人也。何以言之？则吾语多与人异；谓无所得者，能如是耶？不能也。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：天道，吾知系于阴阳。阴

阳，乾坤也。乾坤用于坎离；坎离日月，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地道，吾知乾坤身命，坎离魂魄，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；人道吾知震刑巽令，离礼坎乐，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木道吾知坎玄离黄，震木巽耳，过以此往，吾不知也。知之不全，则不全用。不能用，焉能为有所得乎？是则，吾学《易》五十年，谓有所得者，实无所得耳；若然，又何言？则积习之难除也。《诗》云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，求其友声”也。且自秦汉以来，二三千年间，言《易》者；誉之，固皆一家之言，非之则又熟非妄语。是则吾亦姑妄言之云尔。以吾为是者，不妨姑妄听之，而自反身求证；则吾之妄言，或亦有不妄者在；吾言虽妄不妄矣。吾学《易》五十年，无所得而有所得矣。因以此意着之于首，以为发端云。

盖先生治《易》数十年之心得与太谷之学微言之质言也。而只完成十五卦，阐明要义，自知不能复有所作，遂戛然止，厘为二卷，固非先生本意。未几遽捐馆舍。疾革时，武林陆观立先生以是书未竟而忧，先生曰：“他日吾儿能续之，愿君以语。”时蕙孙方待罪丁沽。既归，观立先生以告，泣涕受命。然以趋庭所闻甚谨，不敢自信，且忙于贫食，十余年未敢着笔，亦未遑着笔。“文革”之初，以书名异常，与平日积稿，同被搜去。以为抱恨终天，百身莫赎矣。不图拨乱反正，初步落实政策，发还部分材料时，先生此稿，竟赫然在中，不禁狂喜，不敢再延。时适又靠边在校图书馆助理解答及外文翻译诸役，入夜即无它事。遂竭二年之力，勉成六十四卦。以原名《姑妄言之》易感所闻，改名《周易曲成》，取义《系辞》：“曲成万物而不遗”。以纪先生此稿演《易》方法之富而敬录原序及“发端”以明先生之旨焉。

1978年归队，重理旧业，教学日多，清缮之工，竟又三年余，顷始竣事。

窃以为《易》之为书，言“内圣外王”之学者也。“外王”即政

治；“内圣”则阐身心性命之学。身心性命之学之要有三：曰“在明明德”，曰“祈天永命”，曰“养吾浩然之气，放之则充塞于天地之间”，“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”。其说虽未必尽当于唯物主义及科学当前所进到的水平，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，至少我先氏确有此思想体系，应承认其客观存在。

所谓“在明明德”，第一“明”字为动词，谓使明德能发挥其光明。“明德”则言人之本能，即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”的性，《孟子》所谓“良知良能”，《易·系辞》所谓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之本体。用现代语言说明，或即可称为“主观能动性”。而以称之为“明德”最为实际与形象，固其作用与体现以光明始，故也。

儒者谓人有知能，与生命俱来。视、听、言、动皆其作用于体现，何以发挥其作用？除阳明所谓在上磨练外，其直接方法即颜渊克己复礼之“四勿”，程伊川作《四箴》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“颜渊问仁”下特录《四箴》全文，均含有深义。因为视、听、言、动之实际功能，远不止吾人日常感觉所达到的境地，实际上，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无限大的作用，而且可以流通互换。周太谷所谓：“听无妄则不闻，视无妄则不睹。不睹不闻，见闻之至也。”《素隐术》所谓“闻见见闻，斯为拔萃”是也。

佛家谓此等功能谓之神通。有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他心、夙命、漏尽等六通。六通可以互通。观世音菩萨能寻声见象以救苦是也。至于漏尽则六通无不通，是谓圆通。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中之二十五圆通则为修持圆通之典范，各自言其所从入手及其所得。

此种功行，儒者谓之修身，亦谓之立德。太谷学派称之为“圣功”，自称为圣功弟子。取义《易·蒙卦》：“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”《周易》之内圣之学即养此蒙发之良能，亦即神通。《周易》之养正修身之道从观入，即“非礼勿视”是也。“视思明”，故谓之“明德”，谓之“明明德”。

何以言之？《剥》之象曰：“山附于地，剥，上以厚下安宅。”《象》曰：“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”始露其

机。《颐》养出之主曰：“观颐，自求口实。”“观颐，观其所养也；自求口实，观其自养也。”《观》之彖曰：“大观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。”又曰：“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。”《乾》则曰：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”就六十四卦，反复玩索，细心体会，可以知也。

然则，《易》之观象，亦如佛学之天眼耶？曰：以理言然。即佛学之天眼亦非迷信，非神秘而为科学。因人之能见万物，非自能见也，以物理言：光线射于物质，其反射线刺激人之视神经而有所感觉耳。故在黑暗中即不能见物，因无光线、无反射之故。今太阳光线长至数十万光年，无远弗届；其反射线亦同。室中咫尺物质之反射，可以入目。北极、新大陆之物质之反射线亦当能入目。所以不见者，因其反射线中经无量数物质，其疏密度不同，发生折光，许多有色的反射线，互相交叉复合，到我们眼前，就七色交融成为一片白色，就无看见。实际上什么反射线，亦即什么景象都落在我们眼前。也就是说，并非我们能看见空间远处而是空间的远处就在目前。人类既以三棱镜分别七色，以无线电波将景象送到远方，又以电子管、晶体管使之再现于我们眼前。作为高级神经动物的人，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体验到眼前的反射光线应该是可以办到的。通过科学实验来认识客观世界与通过体验来体验客观存在，是西方与东方学术的两条不同道路。

果如所言，能力对于空间具有无限大的作用，姑认为可以自圆其说。对于时间又将作何解释？按时间与空间的关系，只是解析几何学上纵座标与横座标的关系。空间的前后左右，即时间上的古往今来。空间所能达到的一切，时间应亦能达到，故以理言，已过去的事物，尚存在于过去时间之中，可以再见；佛学之夙命通是也。未来时间中之事物亦可见。太谷学派谓之为“前尘影事”。

如是，则是否有定数及前知？曰：有定数亦无定数，有前知亦无前知，是为两种辩证的关系。试如投石于止水，则生涡纹。其涡纹渐广渐弱，终至于淡焉以灭，此必然之势，定数也，其发展的规律，投

石时即知，非前知而何。但涡纹运动途中，或被风拂，或有鱼过或有叶落其上，原来运动即生变化，即不复有定数及前知，倘能综合其过分复杂之因素而能以极精密的电脑计算出其结果，谓仍有定数及前知亦可。

《周易》之观法大体如此。是否亦如佛家具有天眼、神足、他心、夙命、漏尽诸通？曰：《周易》不言诡异，而于修身习观之过程中亦有此境界，其程序于《周易》卦序天耳亦可观知。盖由《屯》、《蒙》而至《困》、《井》皆言观言现。至《萃》则入听界，故继《萃》之《鼎》始言“巽而耳目聪明”。至《震》则入他心之受现。故曰：“震来虩虩，后笑言哑哑”“相视而笑，莫通于心”。其境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”。言其功。

至《艮》则入神足之境。《艮》之经曰：“艮其背，不获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”非神足而何。《巽》为他心之施境。故曰：“重巽以申命”。至《乾》之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”。亦同于佛氏之漏尽。至言夙命者何？夙命系于数，愿不言也。

此即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之道。太谷曰：“道，由路也。”更明言斯皆“入德之行”，并非修身之目的；正犹佛氏言六神通非究竟也。其目的何在？曰：“祈天永命”；“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”，是矣。

盖人是有情的动物，“消逝”是其最大悲哀。孔子圣人，而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曹孟德盖世英雄，而其《短歌行》云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；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佛出四门，慨然欲解决生老病死等四苦。理学家亦言要“解决生死大事”。究其能否解决？则当从某一学派之宇宙观探讨其此一思想之理论。

太谷学派承继并发展荀卿、张载、周敦颐以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，认为宇宙系由带有阴阳二性之微尘所构成。聚积之成则“大赤”、“深黑”二气。二气错综，遂成世界万物，人亦万物之一。二气有聚散而无毁灭，人与万物亦只聚散流转而无毁灭。

专言人：广义之人即人类、子孙相传，亘古不灭。狭义之个人则

二气絪縕，偶然聚合而成人，经数十年完成其传播长养后一代人类之任务，其六觉可能感觉之物质身体，即佛家所谓色身，即自然分离而流转。其初步现象即俗所谓死。其后，构成身体之二气之精者、粗者，分别上升，下降，分散复归于宇宙本来之中，随其流，万劫不复。是以有“君子为猿为鹤，小人为虫为沙”之悲哀。欲求色身不灭不可能。欲此形成个体之絪縕二气，仍于宇宙大赤、深黑二气整体之中保存其独立性，理则有二。所谓“解决生死大事”、“祈天永命”、“无虚”、“长生”，以至基督教之永生皆据此而言。何以致此？各有其想象的法门。

太谷学派所传儒家之法在“立功、立言、立德”六字。立功、立言为借助于他力之外功。其意谓人苟于有生之年建立有益于广大群众之功业，为群众所不忘，以至一技、一得之长，如钟玉之于书、李杜之于诗歌，其命尽之后，因群众的忆念，即常存在于宇宙之间，现所立之功、之言或大或小而存有久暂。其说颇似今所谓“活在千千万万的人民心中”，照今言为譬，彼则真实。无论为譬为真，其要求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之效果则同。

助解脱之内功为立德。立德又有明、诚二途。

夫大赤、深黑之指气钟于人身者，赤谓之命，黑谓之性。性萃于坎，即肾。肾气化精为自然生生不息之机。立德立功，则使肾气之精反而上习，以与艮背之命大赤之精相合，以匡未分离之本元。《朱子》曰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三门，是为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”谷即坎即肾位，神即性、深黑之气，故谓之玄牝生万物者也。“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”，则言谷神上升之情状。《易》谓之“习坎”，朱子谓时习之习，如小鸟习飞，亦即言其情状。命寓于背，谓之艮。艮命下而坎上习，道家谓之“取坎填离”，太谷学派谓之“心息相依”。儒者至此蹊径不一，而《易》为坦途。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，此之谓也。以其勉强而行之，故太谷又称为“强诚”。由诚入，则孝悌忠信，自重自助，守死善藏，亦历世而后成，至诚所及，金石为开。

复次，言读《易》之方：

读《易》首当辨先后天。先天《易》象传自宋陈。为自然之现象之穷，奇、偶两符号（一一）自然之变化。所以明宇宙自然之规律而实无所用。故朱子晚年系九图于所早作《周易本义》之首，而不言其用。非不言，无可言也。邵康节演为《皇极经书》亦不言起例，亦非不言起例，无例可起，随时随地皆起点也。《易》之作用全在后天，即《周易》。宋以后治《易》者，又先展图所强，必欲寻后天易序之自然规律，遂终不能索解。虽朱晦庵亦未免。曾言“蔡元定自谓能解”，亦谓说明其所以。取今本《蔡氏九儒书》读之，所收仍为先天图之变化。固知后天《周易》卦序，本非衍符号之变化，从其变化求理。乃以符号象征宇宙间一切事物而从符号之变化以表达其变，卦与卦间符号有无联系。许慎《说文》云：

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视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；于是始作《易》八卦，以垂宪象。”

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盖在未有文字以前，起前期文字作用之符号。卦与卦之间之关系，乃作《易》者所欲阐之义理之相互关系，而非符号之自然衍变关系。《序卦传》之说非简，可起启发之作用。

大概“始作八卦，以垂宪象”者一人。因其思想方法演为六十卦者又一人；而二者或皆为未有文字以前之事。至作经、彖、象爻辞者又为数人。盖悟入六十四卦之义，而以示字阐释之，阐释之辞胥为解象，解变动不居之象，以求尽卦时之本义。当为已有文字之后，而示法甚简之时。王辅嗣“得言意象，得象意言”，实为有用之真谛，而非玄言。就言以求象变，就象变以寻万事万理，不稍执著，亦勿离象变，即所谓“曲成万物而不遗”是也。

该后天易即《周易》。要言有之：一曰“明变”，阴阳奇偶，反复错综，近例隐显以至杂卦皆是。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，要在达意，不

为变。二曰“取象”，即明其所象征之万事万物。《说卦》及《孟氏易》、《九家易》诸家皆可参考而不宜拘执。义苟在健何必乾乎，序苟在顺，何必马乎。”尽可就爻例比拟而求象。但须知无象无变则无易，三曰“趋避”，易之妙用，在于趋吉避凶。不为趋避，则无所用《易》。趋避非玄言。“亢龙有悔，凶也”“见群龙无首，吉。”非避而何？故六十四卦，几每爻皆言趋避。变即趋避也。

“易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其当示与付之事乎？”时代决定，位、象、象爻之辞，不能无古文古义。读《易》之时，亦当求之考证。

总之，《易》为明道之书，所明者先王内圣外王之学，前已言之。固然以符号象征也，便于占卦之用，遂衍为卜筮之书。而《易》之“明变”“取象”、“趋避”之法，亦赖卜筮以传，疑春秋之世，知其法尚多。故《左传》书占《易》之辞，无一与今《易》相同。后人尚各得古人之体，而焦氏《易林》似悟其全。杨子云拟为《太玄》，司马温公又拟为《潜虚》。为模拟？为真知？不敢妄论。近人行唐尚节文先生秉和经《易林》而求《易》，实有卓识。或讥其以后求古，非真知《易》者之言也。

以上云云，为趋庭所偶闻，同有引伸。先贞观先生所言则治《易》五十年之会心及太谷学派心传所述。先生不敢自信，故名其书曰《姑妄言之》。今补缀所成，益不敢自信，固矣。然自思想史之角度言之，有此一思想体系，亦为客观之存在。一家之言耶？一得之愚耶？一念之妄耶？知我罪我，其惟君子，至具体变化之迹之方，宜于卦爻中求之。

刘蕙孙

1982.7.21